

司法公正的向度

黎映桃,汪皎英

(湖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湖南长沙,410013)

摘要: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讲,司法公正有三个层次的要求:一是正义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良法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统一的司法制度是司法公正的有力保证。二是司法主体的利益分配公平。合理解决司法人员经济利益的社会分配问题以及从制度上切实保障司法群体的政治利益,以解除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后顾之忧,可以增强司法人员在司法实务中的抗干扰能力。三是司法人员公正、正直、正义、公平的德性。加强司法人员德性的培养,可以使深刻影响和支配着其司法行为的内在道德自律力量得到强化,从而使他们远离司法腐败,逐步走向司法公正。这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构成司法公正的灵魂。

关键词:司法公正;立法公正;公平的利益分配;公正德性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61(2002)04-0370-04

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的一条基本原则,它始终是司法的本质要求,是司法活动中必要的而且可能实现的价值目标。那么司法怎样走向公正?这涉及司法公正的向度性问题。司法公正的向度,包含有三个层面的要求:一是正义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其次是司法主体的利益分配公平,最后是司法人员在个人德性上表现出的正直、公正品格。这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构成司法公正的灵魂。

一、正义的法律和司法制度

在现代社会里,通过司法实现公正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前提的,即国家为司法机关提供了某种合理的法律规范,司法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必须遵守执行。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良好的法律。”^[1]司法部门不可以无法司法,更不可以恶法、坏法为司法的依据,而要依良法司法。从逻辑上讲,是先有立法,后有司法,这就是说,司法公正以立法公正为前提的,正义只有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如果法律本身不具有正义性,司法者所追求的公正目标就会受到影响;如果法律不公正,对于人民来说是可怕的,因为它会给司法者留下弄权的空间,导致司法专横、司法腐败。正如

法国思想家温斯坦莱所指出的:管理良好的国家法律应以正义的理智为基础,如果这一正义被否定,人民中间就没有法律可言,只有专横的权力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了一部较为完善、合理的法律,这就为我国司法公正提供了理论前提。古人云:“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也就是说良法是司法公正的基础。社会正义一旦通过立法的形式得到了解决,司法的基本任务就是将那些在成文法体系中业已获得确定形式的法律规则正义付诸实施。为了使法律规则正义不折不扣地得以实现,司法机关必须坚持一系列程序原则,对这些原则的任何背离都将导致立法意图的落空。而司法过程中的所有必须遵循的原则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程序公正的问题,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以程序公正为核心。众所周知,司法公正是司法体制、司法制度改革要达到的重要目标。而司法公正的内涵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目前,法学界关于司法公正的分歧主要在于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实体公正是优先的,是最终的公正,程序公正首先为实体公正服务,这就是结果本位主义司法公正理论。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公正问题上,最重要的是程序公正,程序公正优先,即程序本位主义司法公正理论。第三种观点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论。结果本位主义司法公正理论和程序本位主义司法公正理论把司法

收稿日期:2001-08-30;修回日期:2002-09-15

作者简介:黎映桃(1972-),女,湖南汨罗人,湖南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行政伦理学。

实体公正和司法程序公正割裂开来,这两种理论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认为,司法是司法结果和司法过程的有机统一,两者不可偏废。实体公正应是司法系统追求的根本目标,程序公正则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措施和保障。实践证明,单纯追求实体公正不仅会导致漠视甚至践踏诉讼参与者的正当权利,而且也会导致司法公正观念的扭曲。当然,片面追求程序公正也是一种误区。凡事都应有一个限度,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变成了做样子给别人看。虽然这样做具有一定的社会稳定功能,但也有不容忽视的弊端,因为牺牲了实体公正的程序公正必然使司法公正“伤筋动骨”。因此,判断现代司法是否具有公正价值就是要看它是否既具有司法结果公正又具有司法程序公正价值。司法程序公正既是现代司法独立的价值取向,又是保障司法结果公正实现的一条可行之路。我们应当通过制度设计,使司法公正达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有机统一,这也是司法制度合理、正义、完善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

21世纪来临后,任何国家都面临司法制度不断完善的自我要求。因为时代的演进,问题的增生,法律的修正,要求司法制度也随之改变和完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司法改革的呼声和实践始终持续着,促进了现代法制本身的重组与变革,加速了司法改革的步伐,为司法独立、司法公正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正义和程序完善的司法制度,促使法律机器得以完善的运行”^[2],美国的法学家约翰·赞恩于是说。在国际上司法体制改革运动持续而热烈的大背景下,我国也把司法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取得显著的成就,但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和目标还不相适应,司法独立的程度还不够,从制度上保证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还只是处于“应然”的状态。因此,我们还必须努力推进司法改革,从体制上真正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司法。

完善的司法制度和体制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而司法独立是完善的司法制度和体制的应有之义,因此,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首先,司法独立的规则与司法公正的要求是一致的,司法独立是对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司法机关独立于其它权力机关和社会团体,司法人员独立办理案件、不受任何其它法外因素干扰的要求,同时也是程序公正的要求,即对法律一贯的、严格的、有规则的执行;司法独立要求司法人员依照法律而不受其它因素干扰进行裁决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实体公正的过程。

其次,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具体表现为:

1) 司法独立是司法机关排除非法干预的屏障。就理想的法治状态而言,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只服从法律,不受上级司法机关或其它司法机关的干预,即上下级司法机关不是领导与服从的关系,而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其次司法权的行使由司法机关独享,“其它任何机关、团体、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然而,司法是一种有众多社会因素介入的能动活动,在司法过程中,司法机关可能会经常遇到某些机关、团体、个人出于不同目的的不当干预,因此确认并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才能使其有力地抵制非法干预,实现司法公正。

2) 司法独立是司法人员客观公正司法的保障。司法人员虽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维护宪法与法律的尊严,但他们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上,应超然于任何当事人之上,不偏袒任何一方。也就是说,司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必须保持中立公正的态度,而只有坚持司法独立,才能有效地维护司法主体客观中立不偏不倚的立场。同时,只有实施司法人员独立,才能在司法过程中保证司法公正的全部程序设置发挥效用,否则,司法人员不受其理性的支配而服从于外来的干涉和压力,司法程序即被“虚置”,违背程序正义的司法无法实现公正。

3) 司法独立为实施和强化司法官员责任制度提供了条件。按照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意味着司法责任的独立承担。因此,司法独立有助于防止责任界限模糊,责任追究不了了之的不公正现象的发生。权责明确,容易分清错案责任,易于追究,对司法人员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从而有助于增强司法人员的责任感,提高司法活动的质量,促进司法日益走向公正。

综上所述,司法独立为司法公正的实现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因此,当前应努力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独立,从制度上为司法公正提供根本的保障。

然而,我国当前的司法独立受制,独立的程度十分有限。究其根源,除了国家制度、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以外,还受到其它几个方面的影响。

1) 司法体制造成的障碍。在我国行政权干扰司法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是导致当前司法不能真正独立、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重要原因。这种干扰具体体现在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依附性上。首先是司法机关的财政权不独立,仍隶属行政系统,依靠行政的供给。在这种经费划拨体制下,同级司法机关要依法行使职权而不受掌握其财权的行政机关或财政部

门某些领导的干涉,显然是不可能的。英国大法官汉密尔顿说:“对一个人的生存有控制权,就意味着对一个人的意志有控制权。”^[3]其次,司法机关的人事任免权实际上也掌握在行政机关的人事部门,这种人事体制必然阻碍正常的司法活动,给司法独立造成极大的阻力。埃尔曼认为“如果司法过程不能以某种方式避开社会中行政机构或其它当权者的摆布,一切现代法律制度都不能实现它的法定功能,也就无法促成所期望的必要的安全与稳定。”^[4]最后,我国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均设政法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名义上只是一个负责协调公、检、法三机关工作关系的机构,但实际上司法机关在办理某些有争议的案件,或所谓重大、疑难和社会影响巨大的案件时都要向其汇报,经其研究做出指示。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行政机关领导兼任政法委书记时,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愿望一时难以实现。

2) 司法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司法独立将司法权完全交付与司法人员,要求司法人员凭其“理性与良知”,根据法律和事实情况做出裁决。这一原则的逻辑预设是高素质的理性司法人员。缺乏这一前提的司法独立只会给司法乃至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司法人员的高素质是司法独立的重要前提和保障,这种素质包括人格崇高、熟悉法律、精通业务等。司法人员的素质不高、能力不强,必然不能准确地运用证据认定事实和正确地适用法律对案件做出公正的处理,同时也无法真正地独立行使职权和自主裁决案件。目前,我国对司法人员的任职资格要求比较低,进入标准不高,资质要求不严,尚有些司法人员无论是其业务能力还是其精神品格都难以做到独立而公正地行使司法权,“……司法人员的‘工匠化’,总体素质不高,对社会责任承担能力较弱等状况与司法独立不相适应。”^[5]由此可见,我国司法队伍整体素质不高是影响司法独立的重要原因。

二、司法主体的利益分配公平

利益分配问题,应是一个正义社会首先要考虑和合理解决的问题。我们毕竟生活在物质世界,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特定利益的获取。由于司法人员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在行为选择中必然受实际利益价值选择的控制,很多时候会使自己的行为选择带有功利性,而司法人员司法行为选择的功利倾向是司法公正的大敌,所以,切实解决司法人员的利益问题,是遏制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

1) 合理解决司法人员经济利益的社会分配问

题。就司法人员而言,其收入构成具有明显的单一性,薪金几乎成了他们惟一的稳定经济来源。与其它社会群体相比较,司法群体的收入与社会生活指标显然存在差距。在司法过程中,由于报酬的相对偏低,一旦渗入因心理不平衡而追求个人私利的因素,司法公正的天平就有可能产生倾斜,司法的正义性与司法人员的道德自律必将为物欲所淹没,并为追求物欲而不惜铤而走险。近年来,受市场经济利益驱动,司法人员受贿、索贿等犯罪现象逐渐增加,一些司法机关借服务市场经济建设之名,行创收以增加司法人员福利之实,使司法运行走上利益驱动的轨道,司法难免走向腐败。因此,合理、公平地解决司法人员经济利益问题,应是促进司法走向廉洁、公正的重大举措。

2) 要从制度上切实保障司法群体的政治利益。在我国,人们往往关注政治前途、政治利益更甚于经济利益。毕竟政治利益是经济利益和其它利益的集中体现,而且政治利益与政治地位的高低往往与其物质报酬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以及国人常习惯于以他人政治地位的升降来谈论或看待其事业的成败。司法人员的特殊职业使其具体司法行为不仅面对一般民众,而且还得面对掌管各种权力和具有强大社会关系网络的利益集团及权力者,如若司法客体为后者,后者又通过许多无形之手向具体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说情或施加压力,无疑他们只能面对彼此对立的二难选择:其一,不考虑任何法外因素,忠实于事实和法律,这势必会得罪权贵,在可能出现的挟私报复中使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利益做出某种牺牲,这是许多司法人员不愿意且害怕看到的结果。其二,迎合或屈服于权力压力和影响而法外开恩,或者圆滑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选择法律的低位价值,甚至负价值。这虽然可以保住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利益,但得以牺牲法律的正义性和司法的公正性为代价。当然,法治与职业道德皆要求司法人员应该或者说必须选择第一种行为模式,党纪国法也明确规定司法人员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利益不受任何影响和侵害以及不允许任何挟私报复的权力行为发生。但是,现实却是复杂的,由于现有人事制度的缺陷,党纪国法的明示规定常常遭到漠视,从而使一些严格司法、不徇私情、不畏权势的司法人员遭到种种不公平的政治欺压。这些司法人员的政治遭遇,使一些想顶住权贵的压力而公正司法的司法人员因担心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而放弃公正司法的念头,以至于屈服外力的干涉而执法犯法、徇私舞弊,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司法难以公正。因而,改革现行人事制度,从制度上保障司法人员的政治利益,消除他

们政治上的心理威胁和潜在的实际威胁,才能使他们真正做到无私无畏,公正司法。

三、司法人员的公正德性

司法人员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其在个人德性上所表现出来的最基本的品格应是公正。从现代法治社会的角度看,司法人员的公正品格主要涵盖以下两方面。

1) 存公念去私欲。司法人员要培养自身的公正品格,首先要树立无产阶级的公私观:先公后私,大公无私。这种公私观要求司法人员在司法实务中的一切行为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以集体、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甚至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司法腐败是司法主体私欲膨胀的恶果,司法人员只有同私欲这个万恶之源做坚决、不懈的斗争,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公私观,才能心正行廉,克己奉公,才能有力维护司法的本质,保护和救济权益。

2) 秉公执法,办事公道。“秉公执法,办事公道”的核心,就是要求司法人员的司法活动要合法、合理、公平、公开。所谓合法,就是在一切司法活动中都以法律为准绳,惟法是裁,依法司法。合理与合法的有机统一,是现代法制的—个基本要求。由于立法的局限性以及司法机关职权的日益扩大,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也越来越大。为了保证司法人员自由裁量权不被滥用,司法人员的司法行为必须遵循合理性原则。具体而言,合理性原则的含义在于:司法人员的司法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正义目的和立法精神;司法人员做出决定的依据要充分、客观,力戒专断、反复无常、不当拖延、不作为等违法违纪行为;司法的结果不得畸轻畸重,应当适度,符合法律的要

求和社会主义道德;不适当不合理的司法行为和结果应及时予以纠正;因不当的行为给当事人带来损失的应给予相应的损害赔偿或补救。总之,合理性原则的实施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为限,不得把合理与合法对立起来,更不得以强调合理性为由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如果出现合理与合法不相容的情况,在法律修改以前,仍要以法律为准。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的统一和法的权威。所谓公平,就是司法人员在行使司法权力时,要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认识到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不管是谁,只要有犯罪嫌疑就要一查到底,查清事实,构成犯罪的依法惩处,不构成犯罪的还以清白,平等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日益增强,要求厂务公开、政务公开、警务公开、审判公开的呼声也日渐强烈。为了顺乎民情,合乎民意,司法实务也必将走向公开,这是公正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人员公正品格的重要体现。只有实行司法实务公开,才能避免“暗箱操作”而导致的司法不公,才能以公开促公正,保证司法的公正本性。

参考文献:

-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2]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 [3] 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 [4] 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M].北京:三联书店,1990.
- [5] 龙宗智.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冲突[J].中国律师,1998,(4):5.

Factors in accomplishing judicial impartiality

LI Yin-tao, WANG Jiao-yi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Judicial impartiality is not only an old topic but also an increasingly renewed one. From 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there are three factors in accomplishing judicial impartiality: just law and judicial systems, fair distribution of judicial officials' interests and judicial officials' virtue. They are an organic whole and commonly form the soul of judicial impartiality.

Key words: judicial impartiality; just law and judicial system; fair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virtue

[责任编辑:苏慧]